堯山堂外紀

堯山堂外紀卷二

晉陵蔣仲舒編

列國

甯戚字式人休不休人卧不卧學十五歳為齊威公師甞祝公曰使公無忘在莒管子無忘在魯戚無忘車下

甯戚欲干齊桓公困窮無以自達乃將任車商齊莫宿郭門外公郊迎客夜開門辟任車爝火甚衆戚飯牛車下擊牛角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

不逢尭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骭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又歌曰滄浪之水白石粲中有鯉魚長尺半弊布單衣裁至骭清朝飯牛至夜半黄犢上阪且休息吾將捨汝相齊國又歌曰出東門兮厲石斑上有松栢青且爛麤布衣兮緼縷時不遇兮尭舜主牛兮努力食細草大臣在爾側吾當與爾適楚國公聞之撫其手曰異哉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因授以政

齊桓公使管仲求甯戚戚應之曰浩浩乎。儵儵乎。

管子不解歸而不怡有少妾問爲仲曰非而與知也妾曰毋少少毋賤賤仲以語之妾曰甯子殆欲室乎古有白水詩云浩浩白水。儵儵之魚。君來召我。我將安居。國家未立。從我焉如。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未有室家。而召我安居。浩浩育育矜時人皆得配偶以居其室戚有伉儷之思故陳此詩見意

百里奚字凡伯楚人奚亡出居百里因氏今南陽府城西有百里奚宅宅旁有墓

呼七星塚

百里奚少貧流落不偶欲出游以干諸國其妻以門關烹母雞餞之久而不歸其妻無以自給乃西入秦為澣婦遂與奚相失及晉虜奚以為秦穆公夫人媵奚亡走宛公以五羖羊皮贖為相號五羖大夫其妻在秦知之而未敢言一日奚坐堂上樂作所賃澣婦自言知音因援琴撫絃而歌者三其一曰百里奚。五羊皮。憶昔時。烹伏

崔炊扊扅今日富貴忘我為其二曰百里奚初娶我時五羊皮臨當相別時烹牝雞今適富貴忘我為其三曰百里奚百里奚母已死葬南谿墳以瓦覆以柴舂黃藜搤伏雞西入秦五羖皮今日富貴捐我為歌畢奚愕然問之乃其故妻遂還為夫婦

楚王軫楚熊姓黃帝有熊氏之後至鬻熊為文王師成王封其曾孫熊繹于楚

楚昭王渡江有物大如斗直觸王舟王使人問孔

子曰此名萍實惟霸者能獲之可剖而食吉祥也王食之大美孔子歸弟子請問曰吾昔過陳聞童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此楚王之應也吾是以知之

吳王闔閭都姑蘇欲西破楚楚在西北故立閶門以通天氣後伐越創死葬閶門外有白虎居冢上因號虎丘其子夫差報越敗越于夫椒今常州馬跡山是也

嚳時太上遣使齎靈寶真文授帝帝將仙封之鍾山至夏禹登位巡狩度弱水登鍾山遂得靈

寶真文禹未仙前後封之壯嶽及包山洞庭之室吳王闔閭出遊包山見一人自言姓山名隱居入洞庭取素書一卷呈闔閭其文不可識令人齎問孔子孔子曰丘聞童謠云吳王出遊觀震湖龍威丈人山隱居壯上包山入靈墟乃入洞庭竊禹書天帝大文不可舒此文長傳百六初若強取出喪國廬使者反白闔閭乃尊事之闔閭墓中石銘云嗚呼吾之君王黍吾之邦遷于

重岡維岡之陽吾王之邦

夫差小女紫玉年十八有童子韓重年十九紫玉悅之私交信問許為之妻重學于齊魯間臨去屬其父求婚王怒不與紫玉結氣死葬閶門外三年重歸往弔于墓紫玉從墓側形見宛頸而歌曰南山有烏北山有羅意欲從君讒言孔多悲結成疾沒命黃壚命之不造寃如之何羽族之長名為鳳凰一日失雄三年感傷雖有衆鳥

不為匹雙故見鄙姿逢君輝光身遠心邇何曾暫忘歌畢歔欷流涕要重還冢與之讌飲三日夜盡夫婦禮臨出取徑寸明珠及崑崙玉壺與之重詣王自說其事王大怒謂重發冢訖以鬼神趣收重紫玉忽來見跪而言曰昔諸生韓重求玉大王不許今名毀義絕自致身亡重遠還弔唁感其篤終輙與相見因遺以珠玉不爲發冢願勿推治夫人聞之出抱紫玉忽如烟不見

越王勾踐吳王赦使歸國用范蠡計求得陰峯之瑤古皇之驥湘沅之鱓又有美女一名夷光二名修明以貢于吳吳滅蠡乘輕舟游五湖變姓名自號鴟夷子皮

越王欲謀復吳范蠡進善射者陳音音楚人也越王請音而問曰孫聞子善射道何所生音曰臣聞弩生于弓弓生于彈彈起于古之孝子不忍見父母為禽獸所食故作彈以守之歌云斷竹續竹飛土逐宍古肉字此二言之始

勾踐將入吳與諸大夫別于江上勾踐夫人顧烏

鵲啄江渚之蝦飛去飛來因據船慟哭而歌曰仰飛鳥兮烏鳶凌玄虛兮號翩集洲渚兮優恣啄蝦矯翮兮雲間任厥性兮往還妾無罪兮負地有何辜兮譴天風飄獨兮西往孰知返兮何年心惙惙兮若割淚泫泫兮雙懸又歌曰彼飛鳥兮鳶鳥已迴翔兮翕蘇心在專兮素蝦何居食兮江湖徊復翔兮游颺去復返兮於乎始事君兮去家終我命兮君都終未遇兮何辜離我

國兮去吳妻衣褐兮為婢夫去冕兮為奴歲遙遙兮難極寃悲痛兮心惻腸千結兮服膺於乎哀兮忘食願我身兮如鳥身翱翔兮矯翼去我國兮心遙情憤惋兮誰識王聞歌大慟謂夫人曰孫何憂吾之六翮備矣遂入吳共稱臣妾焉

越王自吳還國乃苦身焦思懸膽于戶出入嘗之使國中男女入山采葛作黃絲布獻吳吳王乃增越封賜羽毛之飾几杖諸侯之服越國大悅

采葛之婦傷越王用心之苦乃作若之何詩曰

葛不連蔓棻台台。我君心苦命更之。嘗膽不苦甘如飴。令我采葛以作絲。饑不皇食四體疲。女工織兮不敢遲。弱于羅兮輕霏霏。號絺素兮將獻之。越王悅兮忘罪辜。吳王歡兮飛尺書。增封益地賜羽旗。几杖茵褥諸侯儀。群臣拜舞天顏舒。我王何憂能不移。越王將歸有丹烏夾王而飛故得入國因起望烏臺

既增封乃使大夫種齎葛布十萬甘蜜九欓文笥七枚狐皮五雙報增封之禮

越王伐吳國人各送其子弟于境上作離別相去之辭曰躒躁摧長恧兮擢戟馭殳所離不降兮以泄我王氣蘇三軍一飛降兮所向皆殂一士判死兮而當百夫道祐有德兮吳卒自屠雪我王宿恥兮威振八都軍伍難更兮勢如貔貙行行各努力兮於乎於乎

越王既滅吳霸諸侯號令于齊楚秦晉皆輔周室秦厲公不如命勾踐乃選吳越將士西渡河以

秦人懼自引咎越乃還軍軍人悦樂作河梁之詩曰渡河梁兮渡河梁舉兵所伐攻秦王孟冬十月多雪霜隆寒道路誠難當陳兵未濟秦師降諸侯怖懼皆恐惶聲傳海內威遠邦稱伯穆桓齊楚莊天下安寧壽考長悲去歸兮河無梁

越俗性率朴初與人交有禮封土壇祭以犬雞祝曰君乘車我帶笠他日相逢下車揖君擔簦我跨馬他日相逢為君下

趙簡子鞅　邯鄲縣古趙國每年三月日空巷上簡子冢冢形如硯世謂硯子冢

趙簡子南擊楚渡漢津吏醉臥怒欲殺之其女娟持檝走前曰妾父聞君渡不測之水故禱江淮之神不勝杯酌沉醉至此妾願以微軀易父之命簡子遂釋不誅將渡娟攘拳操檝而請中流發激棹之歌曰升彼河兮面觀清水揚波兮杳冥冥禱求福兮醉不醒誅將加兮妾心驚罰既釋兮瀆乃清妾持檝兮操其維蛟龍助兮主將

歸呼來櫂兮行勿疑簡子大悅比歸納為夫人

魏文侯斯以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為師段干霞姓其子隱如入關去干為段

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閭而軾之其僕曰君胡為軾曰木賢者也安敢不軾其僕曰然則君何不相之於是文侯請以為相木不肯受乃致祿百萬而時往館之國人相與誦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隆

韓憑冢在下邳晉時王玄象仕下邳太守好發冢或告言象憑墓有一女子逝覗則

亡即命發之見一棺上有金蠶銅人數百一女可二十歲姿容若生臂有金釧斬臂取之女復死

韓憑為宋康王舍人妻何氏美而艷康王奪之囚憑於獄何氏因作烏鵲歌以見志曰南山有烏北山張羅烏自高飛羅當奈何又曰烏鵲雙飛不樂鳳皇妾自庶人不樂君王後聞憑自殺即陰腐其衣與王登臺自投臺下左右引衣衣不勝手得遺書于帶中曰願以屍還韓氏合葬王

怒葬青陵臺與憑塚相望一夕梓木生一塚上根交枝連又有鳥如鴛鴦恒棲其樹朝暮悲鳴後人謂此禽即韓憑夫婦精魂因名為韓憑鳥何氏又有寄憑歌曰其雨淫淫河大水深日出當心康王以問蘇賀賀曰雨淫淫愁且思也河水深不得往來也日當心有死志也

羅敷秦氏女子邯鄲人

羅敷為邑人千乘王仁妻王仁後為趙王家令羅敷出採桑于陌上趙王登臺見而悅之因置酒

欲奪馬羅敷善彈箏作陌上桑之歌以自明趙王乃止其一解云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秦氏有好女自名為羅敷羅敷喜蠶桑採我城南隅青絲為籠係桂枝為籠鈎頭上倭墮髻耳中明月珠緗綺為下帬紫綺為上襦行者見羅敷下擔捋髭鬚少年見羅敷脫帽著帩頭耕者忘其犁鋤者忘其鋤來歸相怨怒但坐觀羅敷其二解云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躕使君遣吏往

問是誰家姝秦氏有好女自名為羅敷羅敷年幾何二十尚不足十五頗有餘使君謝羅敷寧可共載不羅敷前置辭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其三解云東方千餘騎夫壻居上頭何用識夫壻白馬從驪駒青絲繫馬尾黃金絡馬頭腰中鹿盧劒可直千萬餘十五府小史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專城居為人潔白晳鬑鬑頗有鬚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趨

坐中數千人。皆言夫壻殊。

一馮煖 即馮驩孟嘗君以致諸侯遊士及有罪亡人食客常數千人煖為一義卒崇其力後世以為客中翹楚

馮煖居齊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願寄食門下。左右以君賤之食以草具居有頃倚柱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左右以告孟嘗君曰食之比門下之客居有頃復彈其鋏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車。左右皆笑之以告孟嘗君

曰為之駕比門下之車客於是乘其車揭其劍過其友曰孟嘗君客我後有頃復彈其劍鋏歌曰長鋏歸来乎無以為家左右皆惡之以為貪不知足孟嘗君問知有母老乃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乏於是馮煖不復歌

趙公子勝封平原君秦昭王遺書聞君高義願與君為十日之飲

平原君好士食客嘗數千人孔子之玄孫子高穿自魯適趙平原君與飲強之酒曰昔有遺諺堯

舜千鍾孔子百觚子路嗑嗑尚飲十榼古之聖賢無不能飲吾子何辭子高曰穿聞賢聖以道德兼人未聞以飲平原君曰即如先生言則此言何生子高曰生于嗜酒者盖其勸勵采戲之辭非實然也平原君欣然曰吾弟戲子無所聞此雅言也

楚襄王橫懷王子宋玉者屈原弟子仕王為大夫

赤帝女姚姬未行而卒葬于巫山之陽號曰巫山

之女楚襄王一日與宋玉遊于雲夢望高唐有雲氣曰此何氣也玉曰此所謂朝雲也昔先王遊高唐晝寢夢一婦人自稱是巫山之女王因幸之去而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岨旦為朝雲暮為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旦朝視之果如其言故為立廟號曰朝雲

楚襄王與唐勒景差宋玉遊陽雲之臺王曰能為寡人大言者上座王因唏曰操是太阿剝一世

流血冲天車不可以厲唐勒曰壯士憤兮絶天維壯斗戾兮太山夷景差曰校士猛毅臯陶嘻大笑至今摧累恩鋸牙雲晞甚大吐舌萬里唾一世宋玉曰方地為車圓天為蓋長劍耿耿倚天外王曰未也并吞四夷飲枯河海跂越九州無所容止身大四塞愁不可長據地盼天迫不得仰

楚襄王既令諸大夫造大言賦賦畢宋玉受賞王

曰抑未備也有餘為小言賦者賜之雲夢之田景差曰載氛埃兮乘剽塵體輕蚊翼形微蚤鱗聿遑浮踊凌雲縱身輕由鍼孔出入羅巾飄妙翾綿乍見乍泯唐勒曰析飛糠以為輿剖粃糟以為舟泛然投乎杯水中淡若巨海之洪流絕蚋背以顧眄附蟣蠓而遨遊寧隱微以無准原存亡而不憂又曰館于蠅鬚宴于毫端烹虱脛切蟣肝會九族而同嚌猶委餘而不殫宋玉曰

無内之中微物漸生比之無象言之無名蒙蒙滅景昧昧遺形超于太虛之域出于未兆之庭纖于毳末之微蔑陋于茸毛之方生視之則眇眇望之則冥冥離朱為之歎悶神明不能察其情二子之言磊磊皆不小何如此之為精王曰善賜以雲夢之田

楚襄王好女色宋玉為賦以諷曰或謂玉為人身體容冶口多微詞出愛主人之女入事大王臣

身體容冶受之二親口多微詞聞之聖人臣嘗出行僕饑馬疲正值主人門開主人翁出嫗又到市獨有主人女在女欲置臣堂上太高堂下太卑乃更于蘭房之室止臣其中中有鳴琴焉臣援而鼓之為幽蘭白雪之曲主人之女翳承日之華披翠雲之裘更被白縠之單衫垂珠步搖來排臣戶為臣炊雕胡之飯烹露葵之羹來勸臣食以其翡翠之釵挂臣冠纓臣不忍仰視

為臣歌曰歲將暮兮日已寒中心亂兮忽多言。臣復援琴鼓之為秋竹積雪之曲主人之女又為臣歌曰内怵惕兮徂玉牀横自陳兮君之旁。君不御兮妾誰怨日將至兮下黃泉。玉曰吾寧殺人之父孤人之子誠不忍愛主人之女王曰止止寡人于此時亦何能已

楚襄城君始封衣翠衣帯玉鈎履縞舄立乎水上大夫莊辛過而說曰願把君手可乎襄城君非

色不言辛遷延稱曰君不聞鄂君乎乘青翰之舟張翠蓋會鐘鼓之音越人擁楫而歌曰今夕何夕兮搴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詬恥心幾煩而不絕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於是鄂君舉繡被而覆之襄城君乃奉手進辛

秦皇政虎口日角火目隆鼻鷙鳥膺豺聲長八尺六寸大七圍手握兵執矢名祖

龍侯生數其淫暴謂萬萬丹朱千千桀紂

始皇祠洛水有黑頭公從河中出呼始皇曰来受

天之寳乃與群臣作歌曰洛陽之水其色蒼蒼

祠祭大澤倏忽南征洛濱醊禱色連三光

初燕太子丹質于趙與秦秦皇善秦皇即位丹質于

秦遇之無禮丹怒欲歸秦皇不聽謬言曰烏白

頭馬生角乃可丹仰而烏既白頭馬為生角秦

皇不得已造機發之橋欲陷丹丹過之橋為不

發比歸怨秦皇必欲報之聞衛人荆次非軻賢

使刧秦皇吹非不撣日而發太子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送之至易水上高漸離擊筑吹非和而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入秦獻督亢圖左手把秦皇袖右手椹其胸秦皇曰今日之事從子計耳乞聽琴聲而死乃召姬人鼓琴琴女秦曲云羅縠單衣可掣而絕三尺屏風可超而越鹿盧之劍可負而拔王從其計遂體解以狗吹非不解琴故及于難後漸

離以擊筑得幸因以筑擊殺秦皇不中死

始皇二十八年東行郡縣上泰山陽至顛立石頌德風雨暴至休大松下因封為五松大夫後人詠松云半依嵓岫倚雲端獨上亭亭耐歲寒一事頗為清節累秦時曾作大夫官

始皇三十一年九月庚子茅盈高祖濛于華山中乘雲駕鶴白日昇天先是時有巴謡歌云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昇入太清時下玄洲戲赤

城繼世而往在我盈帝若學之臘嘉平始皇聞謠歌而問其故父老具對曰此仙人之謠歌勸帝求長生之術於是始皇欣然乃有尋仙之志因改臘曰嘉平

茅盈咸陽人得道隱句曲邦人因改句曲為茅君山時盈二弟衷為五官大夫西河太守固為執金吾治句曲山衷治常良山盈為司命真君東嶽上卿漢平帝元壽二年也內法既融外教坦平爾乃風雨以時五禾成熟疾癘不起暴害不行父老歌曰茅山連金陵江湖據下流三神乘白雀各在一山頭佳雨灌畦稻陸田亦復周妻子保堂室使我無百憂白雀翔青天何時復來遊

秦築長城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死者相屬一民歌云生男慎勿舉生女哺用脯不見長城下尸骸相支柱

始皇作驪山陵周迴跨陰盤縣界水背陵鄣使東西流運大石于渭北民怨之作甘泉之歌云運石甘泉口渭水不敢流千人唱萬人謳金陵餘石大如塸是年作阿房宮以磁石為門懷刃者輒止之又起雲明臺于時興工午時已畢謂之子午臺

始皇既坑儒焚典遂欲發孔子墓取諸經傳先是孔子將死遺秘書懸甕中始皇登孔子臺上牀踏甕得丹書曰後世一男子自稱秦始皇登我堂上我牀顛倒我衣裳至沙丘而亡怒而發塚及達沙丘令修別路見一群小兒[illegible]沙為阜問云沙丘從此得病葬之日匠人作機巧者生閉墓中孔子卒戒門人作廬墓十間及始皇發墓至十間有兔出逐之過曲阜十八里沒掘之不得因名白兔溝

優旃者秦倡侏儒也嘗侍始皇立殿上秦法重非有詔不得輙移足時天寒雨甚武士被楯立庭中優旃欲救之戲曰被楯郎汝雖長雨中立我雖短殿上幸無濕始皇聞之乃令徙立廡下

秦二世立欲漆其城優旃曰佳哉漆城光蕩蕩冦來不得上二世以其故止

西楚霸王籍 漢書項籍傳羽學書不成去學劒又不成去去者罷弃之意本謂學書學劒皆以不成而弃去也微江氏節其字謂學書不成去學劒又不成遂使

學者例以去學劒爲句誤甚

項王有美人名虞常幸從有駿馬名騅常騎之及軍壁垓下諸侯兵圍之數重夜聞四面皆楚歌廼悲歌慷慨自爲詩歌數闋歌云力拔山兮氣盖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美人和云漢兵已略地。四面楚歌聲。大王意氣盡。賤妾何聊生。項王泣數行下虞姬乃請劍自刎虞姬葬處生草能舞人呼爲虞美人草

齊王橫（田儋狄人也從弟田榮榮弟田橫皆豪强能得人兄弟三人更王）

秦末田橫自立為齊王後居海島漢有天下召橫至千戶鄉自刎從者聞之不敢哭為挽歌歌之云薤上朝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復落人死一去何時歸又云蒿里誰家地聚斂精魂無賢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躕（今之輓歌自橫始武帝時李延年分為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

堯山堂外紀卷二畢

堯山堂外紀卷三

晉陵蔣仲舒編

漢

高帝邦 字季日角龍眼牛胸龜背姓卯金刀太上皇微時遊山澤間有冶鑄曰為天子鑄劍否得勝間佩刀雜冶即成神器可以克天下昴星精為輔以殲三猾太上曰此物名七首逐解投烟焰中劍成授太上以賜季按蕭何為昴星項羽陳勝胡亥為三猾季又以始皇三十四年於南山得一鐵劍長三尺小篆書銘曰赤霄及貴常服之此即斬白蛇之劍也

高帝母媼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
冥父太公往視則見交龍於上已有娠遂產帝
帝命驗曰賊起蜚夘生虎賊起蜚始皇立也夘
劉字之別始皇立而劉生太公名煓字執嘉
高帝七年自將兵三十萬擊韓王信帝先至平城
步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三十餘萬圍帝於白
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救餉樊噲時為上將軍
不能解圍天下皆歌之曰平城之下亦誠苦七

日不食不能彀弩後用陳平秘計得免

高帝十二年帝自擊黥布還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帝擊筑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習之帝乃起舞忼慷傷懷泣數行下

四皓者皆河內軹人一曰東園公二曰角里先生三曰綺里季四曰夏黃公秦時政虐乃退而作

歌曰莫莫高山深谷逶迤曄曄紫芝可以療饑唐虞世遠吾將何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之畏人不如貧賤之肆志因共入商雒隱地肺山及秦敗高帝屢徵之不至後帝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呂后用留侯計幣召四皓同太子入朝帝大驚指示戚姬曰我欲易之彼四人為之輔羽翼已成難動搖矣姬涕泣上曰汝為我楚舞吾為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兮一

擧千里羽翼已就兮橫絶四海橫絶四海兮當可奈何雖有矰繳兮尚安所施歌闋罷酒竟不易太子

戚夫人即定陶戚姬也高帝寵之特與同臨宮中百子池生趙隱王如意惠帝立呂后爲皇太后廼令永巷囚戚夫人髠鉗衣赭衣令舂戚夫人舂且歌曰子爲王母爲虜終日舂薄暮常與死爲伍相離三千里當誰使告汝太后聞之大怒

曰乃欲倚女子邪召趙王鴆之戚夫人遂有人彘之禍

趙幽王友高帝諸姬子也初封淮陽王呂后殺趙王如意徙友為趙王友以諸呂女為后不愛愛它姬諸呂女讒於太后太后怒召趙王置邸令衛圍守之趙王餓乃作歌遂幽死其歌曰諸呂用事兮劉氏微迫脅王侯兮彊授我妃我妃既妬兮誣我以惡讒女亂國兮上曾不寤我無忠

臣兮何故弃國。自決中野兮。蒼天與直。于嗟不可悔兮。寧早自賊。爲王餓死兮。誰者憐之。呂氏絶理兮。託天報仇

張良 天駟房星之神曰王良故字子房堯時有五星自天而霣一是土之精墜穀城山下其精化爲圯橋老人以兵書授子房佐漢功成求於穀城山下得黄石焉予房解形於世其家葬其衣冠與黄石占者常見墓上黄氣高數十丈赤眉之亂人發其墓但見黄石枕化而飛去

漢初有四五小兒路上羣戲一兒歌云着青裙入

天門揖金母拜木公時人皆不識唯張子房知之乃往拜焉曰此乃東王公之玉童也仙人得道昇天當揖金母而拜木公自非冲虛登真之子莫知其津木公亦云東王父亦云東王公

張子房隱商山與四皓為雲外之友定太子時有應曜者隱於淮陽山中與四皓俱徵曜獨不至時人語曰商山四皓不如淮陽一老

留侯有尼父賛曰巖巖孔聖異代稱傑量合乾坤

明參日月。

張讚留侯七世孫也初居吳縣相人里時人諺曰相里張。多賢良。積善應。子孫昌。

夏侯嬰為沛廐司御每送客還過高帝語未嘗不移日嘗為滕令故號滕公及曾孫頗尚主主隨外家孫號孫公故滕公子孫重為孫氏

夏侯嬰薨求塋東都門外公卿送喪駟馬不行踣地悲鳴使人掘馬蹄下得石槨其銘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於嗟滕公居此室乃葬斯地

謂之馬冢

淮南厲王長高帝第四子也子安襲封淮南王著書號曰鴻烈以父諱長所著諸長字皆曰修

厲王長毋趙氏女為趙王張敖美人高帝討韓信還過趙趙王獻美女趙氏女得幸有身趙王不敢內之於宮為築舍於外及貫高等謀反發覺并逮治王趙美人亦坐繫吏以狀得幸有身聞上上方怒趙王未理美人弟兼因辟陽侯審食

其言之呂后呂后妬弗肯白及美人生男恚而
自殺吏奉男詣上上悔之封以為淮南王王蚤
失毋附呂后而常怨食其以為不強爭之使其
毋恨而死文帝即位王驕蹇不奉法三年入朝
往見食其自袖鐵椎椎殺之馳走闕下肉袒謝
罪上傷其志為親赦弗治還歸國益驕廼命載
以輜車處蜀嚴道邛郵長不食而死民作歌曰
一尺繒好童童一升粟飽蓬蓬兄弟二人不能

相容帝聞之廼追尊淮南王為厲王置園如諸侯儀

淮南王安好道書及方術之士正月上辛有八老公詣門求見鬚眉皆皓白王使閽人自以其老難問之八公乃更形為童子年可十四五角髻青絲色如桃花王聞跣而迎登思仙之臺盛禮設樂以享八公援琴而絃歌曰煌煌上天照下土兮知我好道兮公來下兮公將與予生毛羽兮

起騰青雲。蹈梁甫兮。觀見瑤光。過北斗兮。馳乘

風雲使玉女兮。含精吐氣。嚼芝草兮。悠悠將將。

天相保兮。歌闋八童子乃復為老人告王曰吾

一人能望致風雨立起雲霧畫地為江河撮土

為山嶽一人能崩高山塞深泉收虎豹召致蛟

龍使役鬼神一人能分形易貌坐存立隱蔽六

軍白日為暝一人能乘雲步虛越海凌波出入

無間呼吸千里一人能入火不灼入水不濡刃

射不中冬凍不寒夏暴不汗一人能千變萬化恣意所為禽獸草木萬物立成移山駐流行宮易室一人能煎泥成金凝鉛為銀駕龍浮於太清之上安乃日夕朝拜各試所言種種異術無有不效遂授王丹經三十六卷藥成未及服而郎中雷被與伍被共誣稱安謀反天子使宗正持節治之八公謂安曰可以去矣此乃是天之發遣王王若無此事日復一日未能去世也八

公使安登山大祭埋金於地卽白日昇天時人傳八公安臨去時餘藥置在中庭雞犬舐之盡得昇天故雞鳴天上犬吠雲中云（伍被楚人以才學為淮南中郎是時淮南養士數千人高材者有八曰蘇非李尚左吳田由靁被伍被毛被進昌號曰八公而伍被為冠首按雷被伍被並在八公之列乃誣共反者欲引與俱去耳）

淮南王安旣與八公相攜俱去莫知所往淮南小山之徒思戀不已乃作淮南王曲云淮南王自言尊百尺高樓與天連後園鑿井銀作牀金瓶

素井汲寒漿。汲寒漿。飲少年。少年窈窕何能賢。揚聲悲歌音絕天。我欲渡河河無梁。願化雙黃鵠還故鄉。還故鄉。入故里。徘徊故鄉苦身不已。

繁舞寄聲無不泰。徘徊桑梓遊天下。

梁孝王武文帝第二子初封代王用賈誼策徙王梁梁廣睢陽城七十里大治宮室作曜華宮築兔園園中有百靈山有膚寸石落猿巖栖龍岫又有鴈池池間有鶴洲鳧渚為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平臺亦名吹臺後有繁氏居其側里人呼為繁臺

梁孝王遊忘憂館集諸遊士各使為賦枚乘賦柳路喬如賦鶴公孫詭賦文鹿鄒陽賦酒公孫乘賦月羊勝賦屏風韓安國作几賦不成鄒陽代作陽安國罰酒三升賜乘喬如絹人五疋乘柳賦云忘憂之館。垂條之木。枝逶遲而含紫。葉萋萋而吐綠。出入風雲。去來羽族。既上下而好音。黃衣而絳足。蜩螗厲響。蜘蛛吐絲。階草漠漠。白日遲遲。于嗟細柳。流亂輕絲。君王淵穆其度。御

羣英而翫之。小臣瞽瞶。與此陳詞。于嗟樂今。於是罇盈縹玉之酒。爵獻金漿之醪。庶羞千族。盈滿六庖。弱絲清管。與風霜而共雕。鎗鍠啾唧。蕭條寂寥。雋乂英旄。列襟聯袍。小臣莫効於鴻毛。空銜鮮而嗽醪。雖復河清海竭。終無增景於邊撩。喬如鶴賦云白鳥朱冠。鼓翼池干。舉修距而躍躍。奮皓翅之翪翪。宛修頸而顧步。啄沙磧而相懽。豈忘赤霄之上。忽池籞而盤桓。飲清流而

未安。故知野禽野性未脫籠樊。頼吾王之廣愛。雖禽鳥兮抱恩。方騰驤而鳴舞。憑朱檻而為歡。

公孫月賦云月出皦兮。君子之光。鵾鷄舞於蘭渚。蟋蟀鳴於西堂。君有禮樂。我有衣裳。猗嗟明月。當心而出。隱員巖而以鈎。蔽修堞而分鏡。既少進以增輝。遂臨庭而高映。炎日匪明。皓壁非淨。躔度運行。陰陽以正。文林辯囿。小臣不佞。

羊勝屏風賦云屏風鞈匝。蔽我君王。重葩累繡。沓

壁連璋。飾以文錦。映以流黄。畫以古烈。顒顒昻

昻。蕃后宜之。壽考無疆。

蘇耽桂陽人文帝時得道少以至孝著稱母食欲得魚羮耽出湖州市買去家一千四百里俄頃便返耽叔父為州吏於市見耽因書還家家人大驚既而辭母仙去預為植橘鑿井及郡人大疫但食一橘葉飲一泉水即愈

蘇仙公一日白母道果已圓升舉有日忽有數十白鶴降於門遂昇雲漢而去後一鶴降郡屋郡僚子弟彈之鶴以爪攫樓板若書字焉其辭曰

紆原一別重來。事非甲子不記陵谷遷移。白骨蔽野。青山舊時。翹足高屋。下見羣兒。我是蘇仙彈我何爲。翻身雲外。却返吾居。

丁令威 遼東人遼東諸丁譜載令威漢初學道得仙

丁令威少隨師學得仙道分身任意所欲遼東城門有華表柱令威常變歸化爲白鶴集柱頭時有少年舉弓欲射之鶴乃飛徘徊空中而言曰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歲今來歸。城郭如故

人民非。何不學仙離塜墓。言畢遂高上冲天

陶安公

陶安公六安鑄冶師也數行火火一旦散上行紫色衝天安公伏冶下求哀須臾朱雀止冶上曰安公安公。冶與天通。七月七日。迎汝以赤龍至期赤龍到大雨而安公騎之東南上

竇玄

竇玄狀貌絶異天子使出其妻妻以公主妻悲怨

寄書云弃妻斥女敬白竇生。卑賤鄙陋。不如貴人。妾日以遠。彼日以親。何所控訴。仰呼蒼旻。悲哉竇生。衣不厭新。人不猒故。悲不可忍。怨不可去。彼獨何人。而居斯處。又歌云煢煢白兎。東走西顧。衣不如新。人不如故。時人憐而傳之亦名豔歌。